

圳来北京与我面谈的，最后韩柏一锤定音，给了我很好的待遇和专家级别。至此我已进行了五轮面对面的谈话了，可见华为招高级别的人才还是非常慎重的。去华为，我的职业生涯揭开了新的篇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特别遗憾的有两点：一是当初清华毕业时，没去邮电部传输所读研究生；二是从认识华为到去华为，时间竟拖

了15年之久！

一晃从清华毕业三十多年了，这其中经历了很多，有高潮、有低谷、有挫折、有感悟。现在依然是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！”唯一不变的还是清华校训所赋予我们的初心和品格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

清华之大

○杨秉勋（1999级法学）

清华之大，宜静心，宜健身，更宜进学

清华园以大闻名，有好事者测量称，与隔壁某著名大学相比约3:2。大一时，曾与舍友雪夜步行绕校一周，耗时数小时，累到脚酸腿疼。学生身份证上印的“清华园1号”，赫然表明这“清华”乃是茫茫宇宙中一处重要坐标。

校园大，自然是静心养性的好去处；校园大，到处都是律动的气息。因为备战3000米而爱上去东操跑步，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目标追求至今。“一起去看流星雨”的西操，不知道大家许下的愿望实现了多少，我只记得差点冻掉耳朵。大礼堂和蒙民伟楼始终萦绕在梦中，我曾在蒙楼参加曲艺队集训，练快板、溜活、对词，每次都为能亲近艺术而自豪。在大礼堂参加曲艺队复建演出《一二三四，我们说相声》，几乎每年法学院学生节都有幸在大礼堂表演，我和王钢、欧新星、吕云成等同学都合作过。大礼堂的舞台和灯光很棒，置身其中，仿佛登上电影《梅兰芳》里“婉华、十三燕”的戏台。大礼堂

有“人文日新”牌匾，和东门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”、学堂前“行胜于言”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同等重要，给清华学子平添无限力量。

校园大，最宜读书。主楼北面的“计算机开放实验室”是个好地方，印象中的Win95、Win98和BBS界面与这个地方纠缠难分。我最爱图书馆老馆二层自习室，屋顶高、窗户大、桌面长、椅子宽、食堂近、闭馆晚，还能无线上网，当然最重要的是——女同学多。老馆得天独厚，每天开门后1分钟便再无空位。我曾多次排队抢座，有时还能为同学们和朋友抢到座位，一起交流、笔谈，满满的内啡肽。

清华之大，在于名师荟萃，高山仰止

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我后知后觉，毕业后才发现大师就在几尺外的讲台上：张明楷老师的追问，崔建远老师的从容，车丕照老师的淡定，王振民老师的温雅，何美欢老师的严谨……还有很多老师盘桓脑海。

王保树老师也是河北人，乡音亲切，

笑声爽朗。他主讲“商法”和“经济法”，习惯苏格拉底式问答教学，坚定了我对竞争法的信念。老师关心爱护，大事小情提携我甚多，毕业后多时，他“书山凌乱难觅径”的办公室总是我回校的第一向往。斯人已逝，言犹在耳。我常想，若老师还在，再见面会跟我聊什么？是专业热点？是事业建议？还是家庭智慧、人生指南？以他的性格，定会从容地、微笑着说：“你应该……，你行的……”

高鸿钧、江山等老师共同讲授的“比较法导论”，绝对是在清华听过最精彩最难忘的课程之一，如同一部精彩绝伦的电影：内容思接千载、纵横东西，主角学养深厚、风格迥异，思想深邃宽广、澎湃活跃，论证逻辑缜密、恣意汪洋。部门法固然重要，法理学才最思辨、最诗意，理顺法理与人心，汇通宗教与法律，理解天人合一、互助自足。闻一多先生说：“痛饮酒，熟读离骚，方为真名士！”世易时移，教授们切磋琢磨之风气令我悠然神往。

外系老师中，印象深刻的有中文系讲授“中国古代文学史”的孙明君老师。他温和儒雅，用略带西北口音抑扬顿挫

地吟诵古诗十九首，当时我们觉得每个字都焕发出了异样的色彩，古人的细腻情感被小心翼翼、淋漓尽致地还原出来。经管学院李伯重老师讲授“经济史”，他长相清瘦，说话不紧不慢，教材用英文原著，让我们分章节分析分享，“走出去、请进来、移步换景”“念念外来和尚的经”，学习体验妙不可言。中文系蓝棣之老师在课上讲授“症候式分析”，辅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，从经典文艺作品的“症候”出发，探究超出作者原意背后的矛盾、动机和社会关系，结论出人意料，又让人暗暗叹服。

清华之大，在于“牛人”辈出、自强厚德

我以为，考入清华者大体分两类：一类是聪明者，一类是刻苦者。我很羡慕第一类同学，他们时常让我有“虽然不理解，但觉得很厉害”（不明觉厉）之感。大四时的班长是张燕君，在协助她组织班级活动时，我感到在她眼里，世界会变得更加有秩序，风景会变得更加有意义。王宇力和我是法9“唯二”的河北人，有一次在他宿舍聊英文问题，他娓娓道来让我震惊，可谓“望洋兴叹”。在公交车上我和单连枫聊天，谈及宗教与科学，他说：“很多现象，你仔细去想，用心想，直到最后你就会明白，他是在的。”这句话，我思考了好多年，仍没有头绪，但觉得很厉害。

法9是法学院复建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，文理兼收。我高中学的理科，很羡慕文科同学文史渊博、出口



1999级法学院部分校友入学20周年返校合影（2019年）

成章。大一军训时的一天晚上，曹雪和张陈果在朦胧灯光下分别上场演讲，当时我的感觉是听“傻”了。叹服张陈果逻辑强劲、文辞精妙，却觉得曹雪“不明觉厉，莫名其妙”。多年以后回想，应该是曹雪的演讲内容和表达方式远超我的认知，造成“蓬勃的思想和凌乱的语言”之错觉。有一次，大家集体出游去香山，游览曹雪芹故居时，王渊给我介绍《红楼梦》的各种解读，我还无知无畏地努力跟她探讨，可我当时根本还没通读过红楼，更遑论俞平伯、张爱玲、胡适、蔡元培这些红学家的观点了，回头想想汗颜不已。

清华人的瘦是自内而外的。印象里，除了王庚、王宇力等少数天赋异禀者，清华同学们都很瘦。大二体检，我和同寝室好友陈杭平测体重，我108斤，他106斤，这是我俩体重最接近的一次，后来我便一路狂飙。尽管他并不一定以此为荣，他曾说“身轻如燕”在踢球时更灵活，但拼抢时却有被撞飞的风险。当时校园里有个著名诗人叫“瘦马”，是位物理系才子，敢用这笔名估计也胖不了。当时的一份刊物《清华学生》的主编叫刘大治，工物系的大牛，温文尔雅，博学高义，也很瘦。还有大家爱戴的王大中校长，不也很瘦吗？

清华人的文艺素养总在不经意间让我惊叹。我虽加入了曲艺队，除了快板呱噪在宿舍内外招致声讨外，面对藏龙卧虎的同学，从不敢有任何造次。在宿舍，王赢经常手舞足蹈地高谈阔论《十诫》《宾虚》《红白蓝》三部曲等文艺电影，多年来我暗将它们列入任务清单，可惜迄今还未完成这项“阳春白雪”的任务。一次集体活动，大家发现房间里有架钢琴，祁鹏、王渊等几个人凑过去随手便弹了几

段，琴声悠扬，婉转缠绵，足见深厚的艺术素养。大一时我在校广播台做播音员，节目叫作“清广盟之声”，一组有三名播音员，同班张传荣和我一组。有一次，我费力完成曲艺队的创作作业，请她斧正，她轻轻松松改了几处，拿回一看，对于包袱和幽默的把握，实在甩我几条大街，不禁击节赞叹。大三那年，参加暑期实践支队去新疆吐鲁番，路遇一个十来岁的维吾尔族小姑娘跳舞，她爷爷打着手鼓伴奏，何姗姗同学踩着节奏、毫无违和感地加入进去，只见衣袂飘飞，鲜花绽放，柳枝婀娜，蝶影翩翩，那一刻，让我们见证了世间美好。

清华人不止分数高，更在于责任、担当、善良、奉献。大一时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，不少清华学子走到美驻华使馆外强烈谴责北约暴行，“居安思危，强国有我”铭刻于每个同学的心间。数年前，王振民老师在危急时刻赴港任职，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影响力，还原真相、明辨是非，与同仁一道开启了香港法治的全新篇章。前两年，黑龙江的李同学惨遭车祸昏迷多日，楼厦、何姗姗等同学组织大家伸出援手，数日之间筹资百万，解了燃眉之急。仁者爱人，君子爱智慧、爱世人、爱家国。

西山苍苍，东海茫茫。求学四载，清华把他的风物人文烙印在每个人身上。时光如水，二十年倏忽而过，那些烙印有的深了，有的浅了，但一定都在。我们的大学时代那么精彩，希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也能不断重温美好，不断汲取向上的力量。

杨秉勋，就职于国家商务部，从事商务法律工作。曾在我国驻波兰大使馆任外交官。